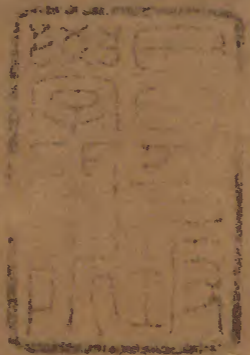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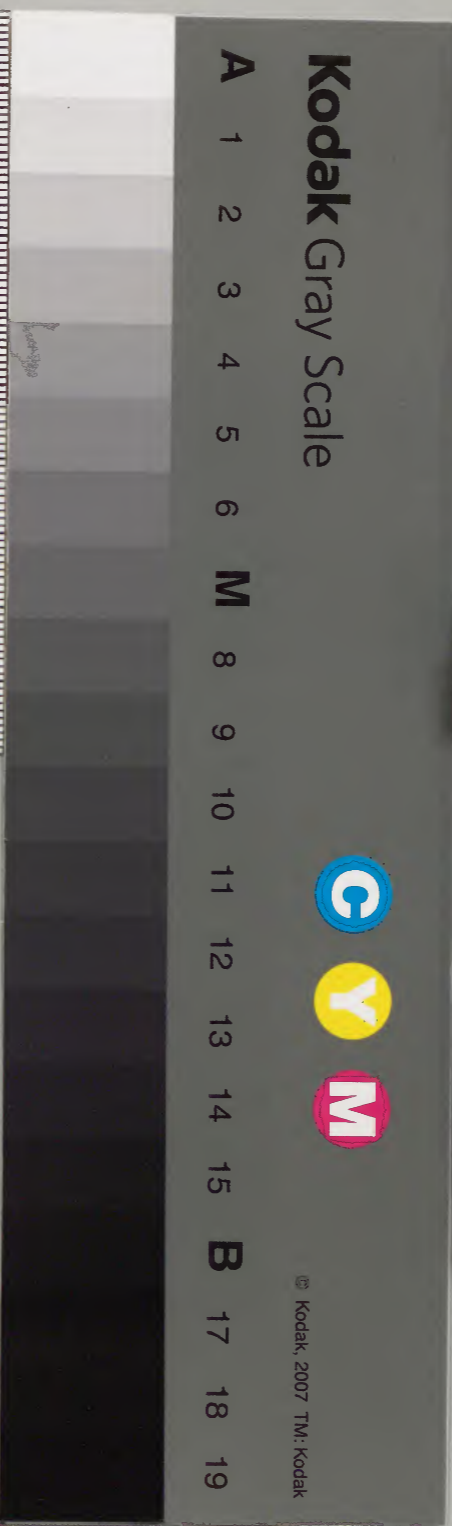


隋書 傳十八之二十二



内閣文庫			
三六の函	五〇四九	漢	書
二〇架	二〇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9
冊數	20 (14)
函號	280 6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漢書三

特進臣魏

徵上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
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
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
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數
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

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
 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安成郡公邑
 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
 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
 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
 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
 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
 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

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
 摠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
 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
 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
 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
 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
 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
 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摠
 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

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
且戰且行轉戰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
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
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
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
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
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
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
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

戮過半不及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
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
衆若斯之偉言念勲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
勲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
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廊州刺史母憂去職
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
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
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
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

羅原州摠管元稟靈州摠管賀若誼等發卒備
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西至
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摠管三十六州諸
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
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時官
至太僕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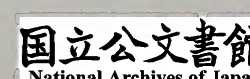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
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

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
上士稱爲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
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
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迥作亂子幹與
宇文弼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
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
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
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
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荊城

與崔弘度逐逆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碛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州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開明志情強果任

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場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賫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



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于幹勤民為
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于幹上書曰比者兇寇
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為懷
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
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
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
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
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
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

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
洮二州于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于
幹曉習邊事授榆關摠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
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
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于幹為行軍摠管出西
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摠管以突厥所獻馬百
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
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榆
關重鎮非于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

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練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鄴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

大敗其父由是竒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尔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

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眾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當各遣

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摠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谿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之。故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

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眾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水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

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

臣也萬歲曰臣留嬰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為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昊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摠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遂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

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枉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摠戎機徃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為民興患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爨翫尋為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摠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眾歆相抗拒既見軍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勲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

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
心無虞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
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
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萬歲為將不治營伍
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
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馮昱

王標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貞

房兆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
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

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
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
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
瓜二州刺史尚末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
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
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
有將帥之畧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
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
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

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摠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

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慈司馬李綱舟師趣北景高祖崩煬帝即位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為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

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
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
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
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水遄邁視險若夷摧鋒
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
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廬
國公子通仁嗣開皇時有馮昱王樹李克楊武
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樹並不
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為丞相

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
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
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為
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
年每戰常大克捷擿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
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
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
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
少慷慨有英畧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

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摠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譴怒之文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摠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和**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

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摠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摠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摠管擊胡官至柱國徐州摠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畧摠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

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
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
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
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
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
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
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智烈
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
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助西羌語事論功各

一時也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五十三

乙卯閏四月小

林

隋書卷十九

十九

右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
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
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負外散騎
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
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羆所養及羆薨
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

萬曆二十三年刊

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從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
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刺
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
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
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
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總
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
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
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
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
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
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
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
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
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弟軌
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叔直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
專武藝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
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
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
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
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
爵浮陽郡公後歷定劇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
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
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

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
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
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
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
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
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
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
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爲河陽郡
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

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行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降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閣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

謝曰臣聞

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
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
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
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加
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旣平
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
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
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
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

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
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武中士
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象宰宇文護引爲
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
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代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
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
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

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迴於相州拜柝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五城郡公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卒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克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太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

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其功臣子甚優
禮之其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
千牛備身太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
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
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
為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
帝時為洛州刺史高祖為丞相遇尉遲迥作亂
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
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其
事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為左右執
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
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為律州刺
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其以威嚴鎮之在職八
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
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其以篤疾重
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
餘卒于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
潁川太守父闕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
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
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
引為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
俄授都督明帝時為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
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
縣公邑千戶入為勳曹中大夫高祖為丞相進
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
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
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
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
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行軍總管鎮
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
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整
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北
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為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

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從韋老寬略定淮南每為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為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為之寮佐上以徹前

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
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
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
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為元帥
率眾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
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
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
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
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眾屯據要險必輕我
而無備精兵襲之一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
疑唯徹獎成其計詰問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
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
潛草中而遁以功加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
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為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
徹為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
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
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
淮海以徹為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

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與熲相善因被踈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荊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辟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

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侍側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千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

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三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大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嚴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同日一見

林彦彦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五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豳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倉塹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為丞相從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列傳卷二十

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
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
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
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
義公韓擒虎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
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
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
新林與擒虎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
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
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
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
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
帥賊李陁擁衆數千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
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
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
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
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
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

厥來寇~~者~~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
 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慶爵承縣公
 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
 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
 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切素擊走之是後
 猶恐為邊患以彥素為突厥二川憚復拜雲州總
 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慶大業末
 文城郡丞

高勣

高勣字敬德渤海蓊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
 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為齊祖所愛年
 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右衛將
 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人所重斛律明
 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為副遷侍中尚書
 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勣奉太后歸鄴時
 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勣將斬之以
 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勣曰子溢之徒

萬曆二十三年

隋書卷之三

二

三百

卒

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勸曰齊所以亡者由任即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勸再拜謂曰勸亡齊未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旣蒙獲宥恩幸已多况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勸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

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
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
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蝟起
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循項
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
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尚方
役徒積骸千數疆陽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
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
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
靡媿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
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割人肝以祠天狗
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
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
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
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舡電邁臣雖駑駘請效鷹
犬高祖覽表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
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
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

廷以勤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
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羗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
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捨遺在職數年稱
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勦遇疾不能拒戰賊
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勦亡失戶口又言受羗饋
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
知名

朱敬

朱敬字乾羅秀容契胡人朱榮之族子也
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
盡誅朱氏敬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
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敬解所著綺
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敬便
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
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敬再拜求哀
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
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
道士變姓名隱高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

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武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啟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輶車歸於河內卒于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摠管搖少剛

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
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
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
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
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
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
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
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
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
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
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
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
骸骨上召之旣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
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
歸于第歲餘終於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狐楷

獨狐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

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
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
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
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
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
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
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
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
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
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果
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
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
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
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
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
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
薄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
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

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大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門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飲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悱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

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
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
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
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簞捕魚者出絹買
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
公簞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
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
巡坐爲道不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
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
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
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
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
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
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
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

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白西領攻其背儼
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
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
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
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
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
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
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
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
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
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
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
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
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
洛州刺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
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

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
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
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
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
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
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
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
以洪為行軍總管從韋老實擊之軍至河陽迴
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官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
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
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
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
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
入朝為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
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
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道道人也與魏南遷世為列將
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
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
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
從滕王道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
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
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敢有
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
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臨
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
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
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
安勣從之群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
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為丞相拜昌州刺史會
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
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
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

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
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
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
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
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
山東以穎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
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戀夷怨叛妙簡清吏
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
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
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
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穎兄
梁國公高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歸京
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
以穎前往桂州有惠政為南土所信伏復拜南
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
塵不起高勣死亡之際志氣懍然疾彼姦邪致
茲餘慶余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隆而

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同日一見

林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

萬曆二十三年刊

齊書列傳卷二十一

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
並列實恐惟鶉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
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
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
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
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
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

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

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摠
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
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
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
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
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
以愷為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
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列傳卷三十一

一

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甫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甫左足攣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恥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官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
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
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
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
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
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
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
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
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
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
陰之役詔令墨練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
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
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
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
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
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
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
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

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為雍州別駕尋為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判五

曹尚書事號為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為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

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
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
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
謂曰前時揔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
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
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
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時
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
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
安州刺史然十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
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物
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以州縣多有
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黃州為峰州利
州為智州德州為驩州東寧為融州上皆從之
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居嶺表四載于茲犬馬
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
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
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

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摠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茶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

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曹剖斷旬日便了因囹
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
官曹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
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
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
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
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
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曹曹呵君馥曰吾已察
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

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
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
南流汎濫大澤中曹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
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益淮海百姓賴之
號爲薛公豐兗渠曹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
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
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
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
爲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踈

忌及王世積之誅也。頰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頰罪。曹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擊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偽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曹，曹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曹，曹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曹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詳所攻，棄軍歸曹。朝廷以曹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曹者百餘人。曹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珎。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任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

時以為知人。轉内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啟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弼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弼為監軍。弼謂昶曰：點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

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從
梁士老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
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俄轉南
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
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
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
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
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
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
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
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
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
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
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
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
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
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

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張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朝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張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張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扣馬切諫帝

嘉馬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
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
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
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
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
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
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
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
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
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
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
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
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
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
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
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
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
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

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遣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

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好與人群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

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
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
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為明幹遷尚書左丞
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
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
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
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
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為尚書左丞汪
明習法令果於判斷當時號為稱職煬帝即位
守大理卿汪祖以事一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
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
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
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
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
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為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贛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
弘策出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
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李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十五

三百廿淡志

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兗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今狐熙所居而治薛冑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高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列傳卷二十一

十一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

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負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

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
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
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
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郡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
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
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
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
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
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蹕
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
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
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
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滬
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
清音遠心高韻鷓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
陰偃影獨立唼喋糝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

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竒羽蟲
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
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繇邈犯霜
露之溟濛驚鯉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
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寒門遂輕舉於
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
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
溯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
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
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歛原野之菽粟行離
離而高逝響雍雍而相續紮齊國之冰紈皓密
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
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阮水宿避暑言歸絕漢
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
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
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籟
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死頸屏氣銷聲

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何時驟首奮翼
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
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
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
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
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
且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
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
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
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
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
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
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
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

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
無懼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
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
言之過也予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
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
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
受署纒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
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
一緒何則地冒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
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
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鳴悵腐鼠
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
楚逢靳尚趙主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
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厭淫刑以逞禍近
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
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
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永危若乃

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御風
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
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
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
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
晏安一葉從風無損登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
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
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
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策笠白屋黃冠
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
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
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
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
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
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
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獲觀時路之遭危玄冬脩
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
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

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撫讓之風措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履金鏡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禡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御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

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
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
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青末俗蚩蚩如
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
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
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
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
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
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
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良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
攪時駁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
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
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
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愚道上奏
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
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

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時子赤松于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潰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

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
井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
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
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
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
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
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
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
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

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
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
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
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
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
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
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

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叅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勅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

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
彭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
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
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諫
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
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
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
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
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
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
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
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
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
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待中斛律孝卿參
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
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
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
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

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
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王使道
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
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
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
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
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
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
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
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儒術陳主尤愛雕蟲道
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
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
高頴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
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
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
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
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
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

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
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
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
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
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
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
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
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
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
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賴忻然曰君言成敗
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
略乃爾遂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
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
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
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
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
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

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
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
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
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
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
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
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天子
諸王爭相與交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
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

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摠管
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
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
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
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
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
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
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
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辭曰太始太素荒淫造化

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
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
鷄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
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
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
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
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
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
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與午末而四海亂九州
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
雖玄行定嵩洛水運據嶠函未正滄海之流詎
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日暮當萬葉之一朝者
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
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
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
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
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
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

沸玉弩驚天金鎧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
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臯庸蜀逆命憑
銅梁之險鄭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
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
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
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猘窳而戮鑿齒不煩二
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
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
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
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
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
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
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
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
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
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
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

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
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
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
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
爲臣隸瀚海蹕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
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
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
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
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脈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
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
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縣積年代人造戰
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
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甲勅太子改
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
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
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
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

善事喜彰於容音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
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
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
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
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
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
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
尤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
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

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
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音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
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
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
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
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
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
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

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觀神靈滋百
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
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
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
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燁怒飛名
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
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
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

維而臨萬寓侷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
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
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
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
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
龍之心徒懷蓍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
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
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
楚然乃作頌曰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

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
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
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
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
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
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
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
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瘴惡彰善
夷凶靖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
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
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
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甸河瀚海
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攝帝德
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
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
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
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

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
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
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
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境
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
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
用教百年尚想叡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
動植交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
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
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
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
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
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頰邪針執法者
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於奏日
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
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
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

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
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
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
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
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
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
養於孺宅至于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
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瓜甲孺以仲操非
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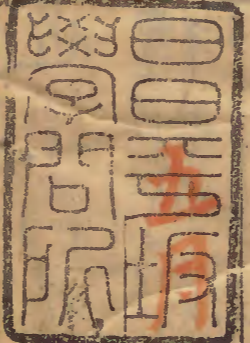
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
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
雋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
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
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
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
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
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

王振靜言揚摧盧居三子之右李蕤紆青拖紫
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
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

二百〇七廷



二日一見

林學

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